

一场无间道似的特殊任务

兄弟，

活着再见

胡珂◎著

活着，才能并肩 | 活着，才能再见 | 活着，我们是兄弟

作家出版社



014033247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兄弟, 活着再见 / 胡炯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063-7307-4

I. ①兄…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4806 号

## 兄弟, 活着再见

---

作 者: 胡 炯

责任编辑: 盖启天

装帧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mailto: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07-4

定 价: 35.8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雏鸟	003
第二章 转折	011
第三章 你并不是最好的	026
第四章 如履薄冰（上）	036
第五章 如履薄冰（下）	051
第六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068
第七章 崩溃	081
第八章 患难与共	099
第九章 从头再来	114

第十章	风萧萧兮	134
第十一章	脱轨	156
第十二章	现实的残酷	168
第十三章	沉重代价	193
第十四章	这个世界总要有几个傻子	216
第十五章	破釜沉舟	238
第十六章	混乱（上）	260
第十七章	混乱（下）	269
第十八章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287
第十九章	多方角逐	294
第二十章	回家	314

## 楔子

深夜，武警医院三楼，代表着“手术进行中”的红灯刺眼地亮着。守在门口的男人四十多岁，如雕塑般的五官棱角分明，眉间透出隐藏不住的焦虑，却不失冷静。截然相反两种情绪在他的脸上流露出来，周身透着一股冷冽，让一旁的人噤若寒蝉。

韩楚东保持同样的坐姿已经有两个小时，他时不时地抬眼看看那盏红灯，竟有些害怕它在下一秒会熄灭。该来的还是要来，现实不会顾及任何人的心情。红灯熄灭的那一瞬，韩楚东像根标杆似的站起来，亟亟迎向从手术室走出来的医生。

走廊里悄无声息，医生戴着口罩，只能看到他一双饱含着愧意和惋惜的眼睛。医生对着韩楚东摇摇头，表示自己已经尽力。

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面对现实的时候还是溃败下来，韩楚东紧咬着牙，牙齿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拳头因为握得过于用力而使骨节泛白。即便如此，他仍然冷静地对医生点点头，道一句“辛苦了”。

很快，手术室里推出了移动病床，病床上用白布蒙着一个人。白布下因五官而凸起的脸部轮廓，证明着这是怎样一张漂亮的脸。靠近脖颈的白布上沾染着血迹，纯白与殷红的搭配，触目惊心。

韩楚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忍住喉咙里的哽咽感，抬起手向被推远的病床肃穆敬礼。那吱吱嘎嘎的车轮声在走廊里回荡了很久，重叠着另一个人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渐远，一个渐近。

穿着作战服的年轻武警气喘吁吁地跑到韩楚东跟前，确定周围无人了才压低声音说：“我们接到02传过来的消息。”说着，把手中的电话递给韩楚东。

电话上显示着一张照片。看得出拍摄的时候很匆忙，画面有些模糊。大体



能看出拍的是一张跟手指长宽差不多的纸条。纸条被揉搓得很厉害，皱皱巴巴。纸条上面写着红色的字，小如蝇头。韩楚东蹙着眉问：“有没有交给技术部门分析？”下属告诉他，画面已经解析完毕，但纸条上的内容显然不是他们用来联络时使用的常规密码。

下次迟到就分手。三七粉！五四青年！屁！我像个傻子一样站街边等负心汉啊。皮埃斯，你这个MY9925。

韩楚东眉间蹙得更紧。身边的下属问道：“是不是02搞错了，这个根本不是03传出来的线索！”

“不，就是03的笔迹，”韩楚东肯定地说，“不然，02也不会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把这张纸条的内容传给我们。”03为什么在临被害前传出来这样一条信息？为什么没有使用常规密码？这两点疑问让韩楚东不得不分析，这张纸条已经被敌方截获过，02才冒着危险拍照传过来。所以，必须解开这段话的意思！否则，牺牲会更大。他们已经失去了03，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优秀的战士了。

韩楚东所领导的这个小组，成员个个精明强干，但是这一次他失去了03——付雅。她仅有26岁，是个还没结婚的漂亮姑娘。

付雅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宝贵的线索，为下一场战斗拉开了序幕。

## 第一章

### 雏鸟

深夜，雨越下越大，进山的路变得泥泞不堪，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山体滑坡，碎石和泥浆随着雷声滚滚从山上倾泻下来，似在报复不作美的天公搅扰了海辛城夜晚的宁静。

位于城西郊五公里处的昊凤山的山脚下，停靠着县刑侦队、武警部队的执行公务车辆。数十辆车堵在山入口处，密密匝匝。其中一辆黑色的车内有6个男人围坐成一圈。教官林子明锐利的目光在自己得意的五名学员脸上一一扫过，并确信他们都有相当强的能力。

这是一次临时抽调武警学院学员协助的抓捕行动，对这五个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实战机会，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未来。

林子明最后阐述了一遍任务的重要性。今天下午三点，四名在押犯越狱，他们已经打死一名狱警，重伤两名武警。逃犯手中携带武器，被武警部队一路追击逃进山里。这五个学员负责大山外围的围困任务。

“没劲儿，只打外围，不让抓人，太没劲儿了！”胖海嘀嘀咕咕，一路上的兴奋劲儿显然低落了不少。胡兴国虽然没有搭腔，但是想法跟胖海是一样的。他们都以为参加抓捕行动，那就是要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没想到却被告知只能在外围守着。这五个23岁的大小伙子个个像打了蔫儿的小公鸡，提不起什么干劲儿。

林子明不屑地冷笑一声说：“你们这五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抓人这样的任务哪轮得到你们这种菜鸟。”胖海不服气，觉得自己被教官们往死里操练了四年，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不拉出来遛遛，明显是瞧不起人。只是胖海嘴笨，瞪着林子明却说不出反驳的话，急得抓抓头发，一脚踹在一个同学的腿上，“宇文良，平时就属你能说，现在怎么不吭声了？”



宇文良半眯着眼睛瞥了他一眼，懒洋洋地坐直了腰板，单手搭在林子明的肩膀上，嘿嘿一笑，“教头说得对啊，就咱们这点儿准备你还想抓人？”

“为什么不能？”胡兴国梗着脖子，不满地问道。

宇文良耸耸肩，懒散地靠在林子明身后的椅背上，说：“四名逃犯都有枪，什么型号？多少子弹？武警部队和刑侦队都不知道，你就能明白了？人家那是真枪实弹，你身上就几把冷兵器，怎么跟人家PK？再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仔细看逃犯的资料？那几个都是本地人，可以说是在山里长大的，其中两个还是猎户，因为偷猎被抓，这四个逃犯对山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呢？”

说到这里，宇文良掂掂手里的资料文件，“吴风山占地45平方公里，最高海拔600米，东西北三面山路崎岖，环境恶劣，我们根本无法完全掌握周围的地理环境。换句话说，你们知道哪里有断崖吗？知道哪里有山洞吗？你们知道因为这场暴雨有哪些地方发生过多少次山体滑坡吗？像咱们这样杀进去就是‘杰瑞’，人家是‘汤姆’。玩不死你？”

把几个同学说得哑口无言，宇文良侧目看了眼林子明，后半段话还是没说出来。在宇文良看来，这次任务本身就很奇怪。可他想通了，管他什么疑问，让干吗干吗呗，反正再有四个月他就可以离开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这段时间里就发发善心，不折腾这帮教官了。

随着车门被拉开，狂风灌进车厢里发出呼呼的啸声。宇文良首先下了车。林子明把他们带到负责外围任务的队长面前。队长一招手，带着五个人走到车旁，从里面取出五把枪分别塞进他们手里。许是没有想到还有这待遇，胖海和另外三个人兴奋异常，宇文良掂掂手里的92式手枪，嘴角勾起一个玩味的笑容。那名特警队长居然发现了宇文良微妙的表情，冷不丁地问他是否有什么疑问。宇文良朝着队长立正敬礼，严肃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保证服从上级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别看他这么正经，只有了解的人才知道，这小子就是在耍贫。

脱离了林子明的羽翼保护，五个人被分配到南面跟着七人组一起执行任务。七人组的组长是个五大三粗的东北爷们儿，一张嘴就是“唉呀妈呀”让宇文良憋不住笑出声来。绷着脸听东北组长给他们分布了围困范围，宇文良打头，胖海和胡兴国跟在中间，王鹏宇和杜严断后。他们一行五人朝着山南面进发。

五个人之间相隔200米的距离以正常速度爬向山腰。因为雨势过大，山路

难行，脚下一个劲儿地打滑，仅仅推进 1000 米就耗费了不少时间。他们的任务是在两个小时内赶到指定地点，配合东北组长那边慢慢地缩小范围。按照现在这个速度，绝对来不及在指定时间内到达集合点。宇文良抬头看了看墨一般的天，一道闪电划过，撕裂了黑幕，把周围嶙峋怪状的山体打出七八分的清晰轮廓。宇文良抹了一把护目镜上的雨水，侧头揪着肩膀上的通话器，对其他同学说：“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必须找条近路走。”

深夜、暴雨加上不熟悉周围的地理环境，要怎么找出一条近路走？收到宇文良联系的四名同学都持怀疑态度。

“但是，那个东北组长说让咱们走这条路的。”胖海一边说一边抬头看天，实则他也是知道眼下的情况。很快耳边传来宇文良不耐烦的声音，“规矩是人定的，咱们要懂得灵活一点儿，知道吧？况且，东北大哥三令五申强调的是必须在指定时间内赶到集合地点，没说一定要走哪条路。你们是打算就这么跟蜗牛一样爬上去，还是跟我走另外一条路？”

听他话里的意思是找到近路了，胡兴国追问了几句，宇文良无奈地直翻白眼，“老胡啊，你手里的导航仪不是摆设。”

“宇文良，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导航仪上标出来的路线哪有什么近路？这几条路线远近都差不多，你倒是说说看怎么画出一条近路来？”胡兴国气恼地反驳。

宇文良嘿嘿一笑，“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死脑筋。信得过哥们儿就跟着走吧，我保证在一个小时内带你们到达集合地点。”

通话器里忽然没了声音。须臾，胖海不甘心地说宇文良又搞幺蛾子。不过，他相信宇文良。胖海带了头，胡兴国也决定相信宇文良，剩下的王鹏宇和杜严也就少数服从多数了。

宇文良带着四个人继续按照原定路线前进了 200 米，暂时停了下来。这时候的雨势更加迅猛，几个人聚在一起，胖海撑起雨衣罩着宇文良手里的导航仪。

导航仪上被宇文良调出 A、B 两条路线。他点点横在两条路线中间的障碍点，又指了指前方高有 100 米左右的断崖，“就是这个断崖阻断了两条路线。如果我们现在能转到 B 路线上，就能节省最少 40 分钟的时间。”

“你也说了那断崖阻断了两条路线，怎么过去？”杜严索性摘掉了护目镜，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这条断崖有数百米长，你有什么办法？”

“这里，”宇文良指着眼前的断崖山体，“我仔细看过导航仪上的数据，整条断崖只有这里最矮。高度大约有 60 米，滑过去。”

闻言，四人瞠目结舌！胖海回手指着身后的断崖，“60米，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我识数，不用你提醒，”宇文良笑了起来，“哥们儿给你们做个表率。”说着，他推开胖海爬上断崖，身手灵活得像只猴子。站在下面的四个人面面相觑。宇文良已经爬上去了，他们也只好跟上。

胡兴国一边咋舌一边看着上面宇文良的身影抱怨，“这小子平时训练的时候就知道偷懒，怎么现在跟打了雄鸡血似的？他开外挂了？”

“这就是天之骄子让人痛恨的地方，”杜严磨着牙说，“他就是偷懒也比那些勤奋的小蜜蜂强。谁让人家天生底子好呢！”

宇文良不仅是体能方面底子好，头脑也聪明。虽然在校四年就没见过他认真学习、勤奋训练，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好在这小子人缘好，跟谁都能打成一片，否则早早就会被孤立起来。异类，永远都是普通群体里容纳不下的。但宇文良不同，这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吸引着周围的人不自觉地向他靠拢。

五个人很快就爬到了断崖顶上。一向沉默的王鹏宇提醒宇文良，在这种能见度太低的情况下就这么冲下去，万一被石头、断树挂到可不是闹着玩的。宇文良手脚麻利地把腰带抽了出来，坐在断崖边上，双脚打开略同肩宽的距离，手抓着腰带两端勒在脚底，“如果前方有障碍物，腰带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几秒钟足够咱们躲闪。”如果连这个能耐都没有，林子明那个魔鬼教头也不会把他们几个拉到这里。

胖海还想说点什么，宇文良却已经滑了下去。周围的光线太暗，宇文良马上就脱离了他们的视线。只有狂暴的风雨声充斥在耳边，几个人提心吊胆地听着下面传来的动静，一点儿细微的声响都没发出。但是，仍旧无法辨明宇文良有没有被什么东西阻断，或者是已经安全到了崖底。大约过了四十秒，胖海身上的通话器传来宇文良兴奋的声音：“安全，快下来。”

几个人顿时来了干劲儿！纷纷解下腰带如法炮制，很快，五个人都从A路线转移到了B路线。不能否认，宇文良灵活的思维给他们争取了很多时间。

再次确认了前行的路线之后，几个人散开保持100米的距离成纵队向集合地点前进。现在他们的情况很微妙，左右两边因为暴风雨的缘故发生过山体滑坡，变成大约60米高的断崖，他们走在山坳底下，就像被夹在面包片里的馅儿。

山坳里的风雨势头更猛，雨滴像子弹似的打在身上，露在护目镜下面的皮肤被打得生疼，张张嘴就吃到一嘴的凉风和冰冷的雨水。断崖两边的树木被吹得狂乱摇摆。一道闪电在天上炸开，青白色的光映亮了山坳一隅，疯狂摆动着树木像是变了形的怪物，对着山坳里的人张牙舞爪。脚下的路泥泞不堪，稍

有不慎就会踩到满是腐叶的泥坑。五个人在这样恶劣的道路上踉跄前行。前面的路看不到尽头，在这见鬼的气候环境中就像是通往地狱的唯一入口。宇文良虽然临时改变了路线，但他还是懂得顾全大局的。用通话器联络了东北组长，告诉他现在所走的路线以及提前到达集合地点的时间。东北组长显然有些吃惊，却没多说什么。

继续往山上走，路况愈发难行。期间还要注意周围是否有山体滑坡的危险。五个人冒着暴风雨在山里保持队形继续前进。距离集合地点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走在最前头的王鹏宇忽然在通话器里喊道：“停！宇文良，我发现绊脚索了。”

不知不觉中，其余四人已经把宇文良当成了小组长，发现了异常情况王鹏宇第一个通知他。宇文良急忙赶到王鹏宇的位置上，剩余三人也聚拢过来。那只是一根麻绳随便拉开的一个简单的绊脚索。胖海笑称那四个逃犯是不是把武警当成笨蛋了，做这样一个简陋的陷阱简直让人笑掉大牙。胡兴国和杜严也跟着“哼哼”地冷笑。唯有宇文良，他的眉头紧蹙，看着陷阱发呆。风雨模糊了他的视线，一时间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宇文良找到旁边一个很大的石块，他挥拳用力地打下去。巨大的石块因为被雨水浸湿，里面的实心土像是泥巴一样扑扑簌簌地散落在一边，其中一些碎石掉在宇文良脚下，他摘掉手套摸了摸，石块在他的手里潮湿得几乎能滴水来。也就是说，山体滑坡是在很久之前发生的，能把这么大块的石头完全浸湿，山体滑坡至少在三个小时之前。四名逃犯必定是在三小时前布置的陷阱，但是这不合理。

“宇文良，傻看什么呢？走啊！”胖海抹掉口鼻上的雨水，跨过绊脚索，催着他快走。

“等一下，有点不对劲儿。”宇文良绕过一步去追胖海，并大声说，“这个陷阱……”话才出口，脚踝上猛地一紧！宇文良的心也跟着缩紧。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拉着他的脚直接朝上而去。模糊的景象天翻地覆，他居然中了吊索陷阱，被大头朝下吊在了树上！猛得灌进鼻子嘴里的雨水呛得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剧烈地咳嗽着。

“宇文良！”走在前面的胖海大喝一声！与此同时，位于后面的王鹏宇和杜严朝着宇文良疾跑过去。胖海暗骂一声留在原地，负责警戒。他的视线才仅仅离开同伴几秒钟，忽听王鹏宇和杜严惨叫一声，转头一看，俩人捂着肚子扑倒在地，挣扎了几下，一动不动。

被悬挂在树上的宇文良看到地面上满是腐叶，腐叶中露出两个隐藏起来的東西。那是“窝弓”，猎户用来捕捉猎物的陷阱武器。

“别动！都别动。”宇文良在树上大喊着，“胖海，马上联系东北组长；老胡你先把他们俩拉到安全地方。你小心脚下，肯定还有陷阱。”

胖海一边拿着通话器大声嚷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朝着王鹏宇和杜严移动；胡兴国用手中的警棍试探着地面，确定安全了才往前走。

山坳里的风呼呼地灌进来，穿透了厚实的衣服，就像周遭的阴森气氛一样吹进了骨子里。胖海和胡兴国刚把两个受伤的同伴安置在一块大石后面，天上又炸开一道闪电，紧跟着下来的“咔嚓”声，脆生生地劈在吊着宇文良的那棵树上！二人惊愕地看着刚刚避开雷电的宇文良，谁都不能保证宇文良还能避开下一个雷电。

胡兴国咬咬牙，告诉胖海负责掩护，他急忙朝着宇文良冲过去。被雷电吓得一身冷汗的宇文良在暴风雨中叫嚷着：“别过来！胖海，你别过来！”

“不要过来！还有陷阱！不能过来！不能过来！”

宇文良的声音被暴风雨吞没，他眼睁睁地看着胖海追上了胡兴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同时踩中了脚下的陷阱。深坑，隐藏着致命的危险，掉落下来的巨大断木活活把两个人砸在了坑底！这一切的变化不到一分钟，而就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胡兴国和胖海就消失在他的眼里。

“滚出来！有胆子出来跟老子单挑！”

宇文良对着暴风雨中的山坳深处怒吼着，回答他的仍旧是肆虐着的暴风雨。一道闪电炸开，映亮了他惊惧的眼睛。危机感像滑腻的蛇顺着腰际爬上脊背，一瞬间在头皮上炸开！无人的山坳、看不见的敌人、已经倒下的战友，如果自己不能保持冷静，就会全军覆没！想到此，他猛提一口气弓起上身，在腰上卸下匕首，抓住捆着脚踝的绳子用力割断！因为紧张和焦急，掉在地上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保护好自己，摔得浑身酸疼，捂着跌疼的左肩站起身，忽听脑后袭来一阵疾风。太快了！宇文良听到风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反应，只觉脑袋上一阵剧痛，“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世界，忽然安静了下来。

如果不是他坚持要走近路而改变了路线，也许不会遭遇逃犯，不会遭遇伏击。昏昏沉沉中，宇文良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当想起胖海他们最后看到自己的眼神时，疼痛欲裂的脑袋才清醒了几分。他试着睁开眼睛，却意识到眼睛被什么蒙住，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习惯性地准备抬手摸摸眼睛，不想连双手都动弹不得。瞬间，宇文良浑身冒了一层冷汗。

被抓了？



先冷静下来。宇文良张嘴深呼吸，下一秒在心中痛骂：我操，嘴也被封住了！他开始感觉身体情况。双手的手指还是可以微微活动一下，但是从手背到肩膀都动弹不得；双腿从膝盖到脚趾都被紧紧地束缚着，别说活动一下，就连肌肉都很难随意地绷紧放松。眼睛被蒙住，分辨不出是在什么环境中，也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耳边只有规律的“滴滴答答”声。似乎是滴水声，从声音反射的时间来推测，这个地方应该很宽敞，说不定是个山洞一类的地方。

滴水声太有规律了，就像钟表的秒针。

回想一下过程，在被打晕之后，应该是被几个逃犯抓到这里。为了不让自己有能力呼救逃脱，把他结结实实地捆在山洞里。那几名逃犯呢？时间过了多久？东北组长那边是不是已经救出了胖海他们几个人？

胖海他们应该没事吧？虽然中了陷阱机关受了伤，如果及时发现的话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关键是自己，难道要等搜捕队伍抓了逃犯再来营救自己？该死的！林子明现在肯定知道自己被抓了，说不定正在痛骂自己没用。不能光是坐以待毙，必须干点什么。

他试着挣脱捆绑身体的束缚，十分钟后徒劳地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宇文良气喘吁吁地安静下来，在未知的状态下，他必须保存一部分体力。

被剥夺了视觉，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唯一灵敏的听觉，只能听到规律的滴水声。这种声音从毫无意义到变成了宇文良整个世界的唯一，“滴滴答答”的单调声音是他现在唯一可以感知这个世界的途径。他开始害怕，害怕连唯一的感觉都失去，脱力地垂着头，鼻翼快速地扩张起来，呼吸着潮湿的空气。

不知道过了多久，胃里泛起了酸水，他饿了。通过饥饿感他猜测，现在已经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一夜的时间，搜捕队伍竟然没有抓到逃犯吗？或者是已经抓到了，那四个该死的王八蛋拒绝说出关押自己的地点？

忽然，他听见远处传来有人叫嚷的声音，心中一喜，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过度的挣扎和饥饿感让他突然感到头晕，眩晕感铺天盖地地袭来，他连声音都无力发出。而远处那叫嚷声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幻听。

意识到如此可怕的现状，宇文良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知觉都被剥夺，饥饿感开始严重起来，并出现眩晕、幻听的症状。再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陆续出现思维迟钝、注意力涣散、恐惧等症状。

OK，首先要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找点有意义的事情思考。想什么呢？宇



宇文良强迫自己镇定，让大脑里充满了女友那张漂亮又可爱的脸。

如果她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做？那个聪明、果敢、思维异于常人的疯丫头会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此危急的时刻却想到了风花雪月的事情，一定是要偏离轨道的。宇文良想起了他对她的告白，想起了他们第一次接吻，想起了他们第一次吵架，想起了目送她离开学校……

在特殊环境下，一个人的注意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下降，有专家曾经指出“警觉是最容易让人疲劳的方面之一”。当宇文良忽然发觉他回忆一个简单的小细节都开始模糊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出现了“思维迟钝”的症状。

冷汗，顺着脖子流进了衣领里，被浸湿的内衣黏腻地紧贴在身上，就像一条蛇缠在胸口慢慢地勒紧，随时都有可能让人窒息。

宇文良尽量保持着清醒，尽管到了最后这种清醒与昏厥没什么差别。当有人进来，解开他身上的绳子，把他抬出去。所有的过程他都知道，却毫无反应。不管是脚步声，还是说话声，都变成了“嗡嗡嗡”的声响，不真切的虚幻。就连刺进手臂的针头他都毫无感觉。眼前忽然黑暗了下来，意识陷入了混沌之中。

载着宇文良的救护车驶离了山区。从小木屋里走出来的韩楚东仍旧看着手里的综合评估资料。林子明脸色阴沉地走到他身后，看上去似乎准备狠狠揍他一拳的架势。韩楚东的表情凝重，“老林，你该知道，经过了‘感觉剥夺实验’还能清醒着出来的人不多。或者说，能通过这种变态考核的人不多。上一次考核学员一共八人，最后清醒着的人只有咱们俩。”

宇文良的价值林子明比谁都清楚，所以才不愿意让韩楚东带走那孩子。没错，那还是个孩子。林子明长吁一声，说：“你已经从我手里带走一个付雅，现在又要带走宇文良吗？”

“还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韩楚东面无表情地说，“宇文良虽然有点能耐，但是不听从指挥，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浓，不顾同伴安危，自以为是。如果我给付雅打100分，宇文良只有50分，不及格。”

然而，就是这个不及格的家伙，在变态考核中撑到了最后。

## 第二章

### 转折

他在这间白色的病房里住了一周。一周内，除了医生和护士再没见过其他人。他很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很想知道胖海那几个人究竟怎么样了。事实上，医生和护士守口如瓶得让他以为他们都是哑巴。可不管是他发火也好，拒绝治疗也好，那些人该不说的还是不说，只是默默地给他治疗。一周下来，宇文良觉得自己更像是被用来试验的小白鼠。

他是怎么从被囚禁的地方出来的宇文良没有多少印象，唯一记得的只有昏睡后睁开眼睛时，触目所及都是干净的白色。

这天早上八点，来查房的护士和医生离开之后，他的病房门又被推开。进来的人他没见过，四十多岁，面容刚毅，一看就知道是个人物。终于想起他了？宇文良懒洋洋地走回到床边坐下，靠着床头打量进来的男人。

男人穿着普通的深蓝色夹克衫和黑色的西装裤，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身材精瘦挺拔。一张其貌不扬的脸，脸上毫无表情，唯独那双眼睛让宇文良感到畏惧。他确定没有见过这个人，不禁心中纳闷，这人是谁？

男人自称叫韩楚东，是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宇文良对“特别”这种词有点敏感，看着韩楚东自顾自地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面前，他也没追问。既然这人能来，肯定会有下文。

韩楚东已经观察宇文良整整一周的时间，年轻人该有的浮躁、焦急、不冷静这小子还真没让他失望地都占全了。顺带也有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冷静分析。显然，在医生和护士都保持沉默的状态下，宇文良没有更加暴躁，而是坐在病房里冷静地思考了两天。两天后很配合治疗工作，这也是韩楚东提前来见他的原因。

一支香烟递到了眼前，宇文良没想到韩楚东对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这

个。他好奇地瞥了眼房门口，那意思是你不怕被医生发现？这里可是病房。韩楚东淡淡一笑，说：“没事，医生刚走，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但宇文良仍旧摇摇头，表示自己从来不吸烟。韩楚东不觉尴尬，悠然自得地点燃了香烟，自己抽了起来。病房里因为一根香烟再度安静了一小会儿。须臾，韩楚东才说：“这几天，想明白为什么会被抓了吗？”

“胖海他们没事吧？”

“没有生命危险。”韩楚东看着宇文良，不疾不徐地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说说，想过为什么被抓了吗？”

得知胖海等人没事，宇文良明显松了口气。随即心里也跟着郁闷起来。他看着韩楚东冷冽的嘴脸，只觉得很想揍他一拳！便也没什么好态度地说：“我说没想过这事儿，你信吗？”

韩楚东并没有在乎宇文良的不敬，开门见山地问：“你想什么了？”

想了很多。在被囚禁的这段时间里、在慢慢失去意识的过程中，他就已经想了很多。其实，宇文良是个懒人，一件复杂的事他很难事无巨细地跟你说个清楚。许是因为在这里憋了好几天没人跟他好好聊天的关系吧，韩楚东这个话头一打开，他便开始从头说起。

首先，抓捕任务本身就让他有过疑问。当地的武警部队和刑警极度缺少人手吗？为什么要抽调武警学院的学生来帮忙？就算协助抓捕也没什么，关键是行动时候的编组问题。他们五个人都是学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应该安排一名或者是两名武警指挥带领，因为他们五个人没有实战经验，但是却安排他们自己行动，这一点更是让宇文良纳闷。然后就是那几个陷阱。“窝弓”他没怀疑过，因为那是猎户经常用的手段，让他产生怀疑的是吊索陷阱和巨石陷阱。布置那两种陷阱很耗费时间，他不觉得逃命的犯人会干这事。

宇文良盯着韩楚东的眼睛，“我知道，如果不是我擅自改变了路线，就不会遇到你们布置的陷阱。所以，我没及格？”

韩楚东仍旧是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站起了身走到窗户前，默默地望着窗外一颗茂盛的大树。树影婆娑，隐去了韩楚东小半个肩膀，他就像一尊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让安静的病房显得有些压抑。宇文良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考核事件恐怕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搞不好会被除名？不至于吧。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

宇文良自暴自弃地往床头上一靠，心里想着爱怎样怎样，反正毕业证你得给我。